

□散 文

游子归乡，先寻一碗牛肉汤

代宜喜

“你在那排队买牛肉汤，我在这排队买烧饼！”

排队等候的期待中，时间恍惚变得很慢……

“牛肉烧饼、油酥烧饼好嚼，先扫码再品尝喽！”师傅手脚麻利地将烤得酥脆鲜香的烧饼从炉膛里取出，刀起刀落间，按食客要求瞬间涂抹好蒜泥、辣椒，再放入纸袋。人们拎着热气腾腾的烧饼，还要继续排队才能吃上期待已久的牛肉汤。

“吃个早饭，干嘛费这老大的劲呢？”

“你不知，喝碗牛肉汤，对于外出返乡的淮南人来说，那可是心中的最爱！”这一幕正是国庆假日期间，我与妻从外地返回淮南排队喝牛肉汤的情景。

对于外出务工的淮南人而言，淮南牛肉汤早已超越了“地方小吃”的范畴，它是嵌在记忆里的家乡符号，是消解乡愁的情感载体，更是在异乡奔波时一份具象的“安全感”。这种情结，藏在汤的热气、肉的纹理、粉丝的嚼劲里，也藏在每一次“想喝一口”的执念中。

一口牛肉汤，勾连家乡记忆

淮南牛肉汤的味道，是外出务工者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生活背景音”——可能是清晨上学前，母亲在煤炉上炖的一锅浓汤，撒把香菜就能暖透整个冬天；是周末跟着父亲去菜市场，在巷口摊位前排队，看着老板从大骨汤里捞起几片薄牛肉，再舀一勺滚烫的汤“激”出香味；是中学放学路上，攥着几元零花钱，蹲在小摊前吸溜粉丝的满足感。

这份味觉记忆有着极强的“不可替代性”：异乡的牛肉汤或许也有牛肉、粉丝、汤，但少了淮南本地黄牛肉的紧实，少了用牛骨、牛油慢炖数小时的醇厚，更没有摊主随手撒的那把“灵魂”胡椒粉（或本地辣椒面）的辛辣与暖意。所以，当他们在外地吃到不正宗的版本时，会下意识地念叨“不对，俺们淮南的不是这样”——不是挑剔，是味蕾在固执地寻找“家乡的标准”；而若能在异乡遇到一家地道的淮南牛肉汤店，哪怕价格贵些，也会反复光顾，因为“喝到这儿，就像瞬间回了家”。

一碗热汤，熨平异乡疲惫

外出务工的生活，多的是奔波与不易：可能是工厂流水线上重复的劳作，可能是工地里风吹日晒的辛苦，可能是出租屋里冷清三餐。而“想喝一碗淮南牛肉汤”，往往是在这些疲惫时刻冒出来的念头——它不需要复杂的仪式，不需要昂贵的成本，只需要一碗热气腾腾的汤，一口下去，牛油香、牛肉的鲜、粉丝的软滑裹着暖意，身体的酸痛、心里的委屈仿佛都能被这股暖意“熨平”。

甚至很多淮南人会这份情结“分享”给家人：比如春节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先回家，而是拉着同行的老乡先去喝一碗牛肉汤；再比如给家里打电话时，会顺口说“这边没老家的牛肉汤好喝，等回去了俺要去喝杨家、王家或是囚家的牛肉汤”。它已然成了“倾诉乡愁”的媒介，是与家乡、家人保持情感联结的“暗号”。

淮南牛肉汤，是游子的身份标签

在异乡，“淮南人”的身份有时是

模糊的，但“淮南牛肉汤”是清晰的——当人们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同事聊天时，提到“俺老家是淮南的”，对方可能没听过淮南，但只要补上一句“这是产淮南牛肉汤的地方”，大多会恍然大悟“哦！那个汤我知道，特别好喝！”

这一刻，淮南牛肉汤成了家乡的“名片”，也成了人们的“身份底气”。甚至很多人会主动向异乡的朋友推介淮南牛肉汤：“等有空去淮南，我带您喝最正宗的，早上的汤最鲜，要配油酥烧饼吃”——这种“安排”的背后，是对家乡味道的自豪，也是对“淮南人”这个身份的珍视。而当人们带着异乡的朋友喝到地道的牛肉汤，看着对方点头说“确实好喝”时，得到的不仅是对一碗汤的认可，更是对家乡淮南的认同。

说到底，外出务工的淮南人对牛肉汤的情结，本质上是对“家”的思念——想念家里的烟火气，想念家乡的人情味，想念那些不用奔波、不用伪装的轻松时光。一碗牛肉汤，装下的是人们对家乡的所有牵挂，也撑起了人们在异乡继续打拼的一份柔软底气！



栈道嵌秋 韩文杰 摄

六月的风，夹着栀子花的香气，穿过小学教室的窗棂，轻轻掀动讲台上的作业本。我抚摸着那些熟悉的封皮，心中泛起层层涟漪。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为了陪伴孩子踏上求学之路，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粉笔。

颤抖的双手敲打着键盘上的每一个字——好沉好沉。曾在心中反复斟酌，如何跟校长开口，如何跟班里的孩子们开口，如今想起那段日子仍记忆犹新。最终没有勇气和他们直接开口，只是旁敲侧击地告诉他们：以后对待每一位老师都要尊重，日记里，作文中不要只说喜欢语文老师，你们要学会喜欢每一位老师……

编辑好辞职信，点击发送时，我的手指僵住了，那一刻觉得自己像个木头人。我离开电脑来到院子里，一个转身看到了那一排郁郁葱葱的绿植，其中有不久前种植的风车茉莉，几日不见竟泛出深绿色的光泽。我惊讶地注视着那株苗儿，这时一只花蝴蝶飞来了，落在那

□随 笔

花落花开间

孙 瑞

株茉莉上，好美的画面！我刚要拿出手机记录，它却飞走了，我再一次怔住——再美的时光终有散去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再次来到电脑前，轻轻点击了发送……

记得校长最后一次推门听课，我讲的是艾青的诗歌《绿》，紧张得板书都写歪了。现在我捧着印着“旭东学校”字样的杯子喝茶时，水汽氤氲中，仿佛看见六年前的自己——青涩，却满怀热望。

六载春秋，我在小学的讲台上送走两届毕业生。最难忘那个总坐在第一排的小女孩，初时连拼音都念不全，毕业时却能写出“老师的笑容像春天的第一

缕阳光”这样的句子。批改作业的红笔用完一支又一支，孩子们的笑声装了一箩又一箩。

而今站在幼儿园门口，恍如隔世。六年前我曾在这里播种，如今又回到这片最初的园地。广玉兰树依旧亭亭如盖，只是年轮又添了六圈。园长的笑容像夏日凉风般亲切：“欢迎回家。”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望着她的眼睛，我仿佛看到我们曾经一起做操，她手把手教我上音乐游戏课的场景，点点滴滴恍如昨日。

幼儿园的时光柔软得像棉花糖。这里没有琅琅书声，却有咿呀学语的稚嫩；没有工整的方格字，却有蜡笔绘出的彩虹。稚嫩的小手描绘着一道道曲

线，斑斓的世界里装满了他们的奇思妙想。孩子们扯着我的衣角说“老师你看”，展示他们新发现的蚂蚁队伍，或是刚搭好的积木城堡。午睡时，我要轻拍着不肯午休的小淘气，哼唱摇篮曲。有时恍惚，还以为在小学教室里领着孩子们诵读“葡萄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我突然明白，教育原是一场花事。小学是花开正盛，幼儿园是含苞待放，都是生命最美的姿态。那天放学，一个小女孩迟迟不走，偷偷塞给我一张画：画上的我站在中间，左边是小学教室，右边是幼儿园，两个场景被一道彩虹连接。背面歪歪扭扭写着：“老师是彩虹桥。”

暮色四合，我站在广玉兰树下，看光影斑驳。忽然懂得，人生所有的转弯都不是告别，而是延伸。就像花开一季又一季，香气却永远相连。

我抬头，看见广玉兰的花瓣正缓缓飘落，而新蕊已在枝头悄然萌发。

□散 文

云岭山水隽永恒

程晋伦

暮秋皖南，斑斓满目，各色景致尽呈清润。翠色欲滴，明黄耀眼，素白无瑕，丹红绚烂，天地间铺展着大自然的生花妙笔。霜降已过，天空澄澈如洗，山野幽寂深邃，林壑层叠含秀，溪水涓涓滴韵，溪河碧透见底，万物依旧勃发生机。为皖南勾勒出一幅恬静安宁的山水长卷。空谷清风徐来，淡雅桂香漫溢，沁心润肺，引得人不知不觉张开鼻翼，贪婪吮吸这清芬。田畴间的晚稻，经温暖秋阳摩挲，山风轻揉，已然铺金吐黄，远望去，满心皆是丰收的欣喜。山坳里，徽派宅错落，门前院坝晾晒着玉米、辣椒、南瓜等色彩鲜亮的作物，古雅民居与丰收盛景碰撞，晕染出别样的秋日风情。

车轮碾过蜿蜒柏油路，穿行在起伏连绵的群峦之间。一侧，山崖上青黄交织的灌草与杂树，枝叶沐风轻摇，鸟鸣啾啾不时划破空谷静谧；另一侧，山沟碎石滩依偎堤岸，流水淙淙，溪面微

波轻漾，氤氲的水气萦绕其间。江南秋阳活泼俏丽，沿途景致清雅绝尘，心旌亦随山路蜿蜒而豁然舒展，轻松、喜悦与幸福感源源不断涌满心田。置身这般静好天地，遥想 80 余年前，日军铁蹄踏碎山河，生灵涂炭的惨状，更觉今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午后稍作休憩，我们整肃行囊，沐着头顶暖阳，怀揣渴慕与期许，满怀敬仰与神圣之情，沿旁伴叶子河、逶迤盘旋山间的柏油路奔赴云岭——此行的目的地，心中的圣地：新四军纪念馆与军部旧址。茂林掩映的公路上穿行片刻，汽车戛然而停，一片徽派建筑群赫然映入眼帘——正是新四军军部旧址群。伫立铁军广场远眺，白墙正中，叶挺将军题写的“抗战到底”四个朱红大字遒劲有力，斗大的字迹在层叠青山与两旁民居的映衬下，于艳阳光影中格外夺目。这是一处典型的山间聚居村落，徽

派风貌中透着地域特色：马头墙挺拔如剑，不似歙县一带檐角微翘，环绕的溪水将白墙黛瓦的村落环抱，布局紧凑妥帖，恰合当年军部防卫警戒之需。村后群山逶迤，青墨如黛；村屋外墙斑驳，色彩渐褪，却于沧桑中透出凛然威仪与刚毅之气。军部旧址踞山面水，顺势缓降，外围遍植香樟、松柏、翠竹、青黄杨、红叶石楠，间或点缀几株垂柳、一泓清池，花团锦簇却不事奢华，朴素中透着历经磨难的厚重、沉稳与坚韧。伫立在旧址的门庭院落、厅堂之间，80 余年前的历史悲怆与凝重扑面而来，使命与责任的厚重气息萦绕不散，那些与中华民族独立自强而奔走的英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鲜活浮现。出院门，睹墙山涧溪水冷冷作响；远眺薄雾轻笼的苍山翠岭，忽而生出感慨：中华民族的脊梁，亘古未折，纵经风雨侵蚀、冰雪压覆，始终坚守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精神气节。

□小小说

第二康复室

时本放

尔康没想到自己会住进医院康复室。

那天，他正在忙于公司事务，突然感到一阵晕眩，便坐了下来喘口气，却抬不起右手了。他艰难地用左手拨打手机，妻子叶函听到电话里传来尔康微弱的声音。

叶函匆匆赶到办公室一看，尔康瘫坐在椅上，已不能言语。她喊人立刻把尔康送到医院。经查脑部出血较多，手术后尔康躺在重症监护室，半个月未醒，叶函昼夜在监护室门前守着。

尔康醒后不久出了院，右半身却偏瘫不能行走。在妻子陪同下，他住进了省城医院，开始整天枯燥的康复训练：站床、按摩、蹬车、扎针。

他住的是康复二室，室内靠窗的 1 号床，躺着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患病卧床不起已六年。子女在外地务工，将老人托付给一位阿姨照顾，阿姨十分精心，每天定时帮助老人训练，按时为老人服药、喂饭、洗澡，更换大小便垫席。老人不能说话，却坚持每天下午看一段时间报纸。

近门的 3 号病床是位刚来的年轻患者，女学生夏青。夏青刚来时，不停地哭。她正在紧张备考，却不幸发生了车祸，右腿重度骨折。能不能康复如初，医生没有明说，她自己也不清楚，未来是个未知数，便感到迷茫颓丧。亲人、同学们来医院看望她，送些励志书籍和鲜花，她闭着眼睛，只是流泪不说话。

尔康住在中间的 2 号床。医生告诉叶函，康复训练的黄金期是三个月，稍晚些半年，再迟效果就差了。

叶函是位贤惠的妻子，年轻时和尔康情投意合，结为伉俪。正当事业中兴时，尔康却倒下了，这飞来之祸，对两口子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经过痛苦思考，叶函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尔康站起来！三个月不行就半年，半年不行就十年，十年不行就一辈子。

时光一天天过去，尔康除了正常训练外，叶函还总想办法让他参与更多力所能及的活动，比如常帮助他在床上抬腿、增加站床时间等。炎热的夏天，早晚时分，叶函用瘦弱的身躯，背着一百几十斤重的尔康，把他的右脚和自己的右脚绑在一起，在室内外帮助他训练抬步行走。她每天精心照料尔康的生活，为他喂饭、服药、洗澡，搀扶他去卫生间。人们见了，都敬佩叶函，心疼她，劝她不要过度劳累。

叶函总是以 1 床那位阿姨为榜样，学习她的护理精神和技巧，尔康也深为感动，总是积极配合训练。

过了些时日，夏青不再哭泣了。1 床的老人多年卧床，或许永远无法站起，却

仍坚持看报，了解天下事，多么热爱生命啊！自己的家人，还有叶函和那位阿姨，那么辛苦劳累，不都是为了自己的康复吗？想到这里，小夏渐渐振作起来，每天坚持温习功课，还常翻看同学们带来的书籍。奥斯特洛夫斯基、张海迪等身残志坚的人物故事，以及贝多芬与命运抗争的经历，给她增添了力量，训练效果也明显好了起来。

愿望有时与时间并不成正比。

三个月过去了，尔康右肢没有多大好转；六个月过去了，虽有些许起色，但他依旧不能站起；一年过去了，改变仍然不大……

尔康有些灰心，渐渐烦躁起来，时常冲着叶函发脾气。叶函明白，尔康处在焦虑、痛苦的挣扎中，情绪很不稳定。她理解他，无论怎样，都会一如既往地护理他。叶函依旧那样精心、那样耐心，早晚弯腰背着尔康学步。

尔康的脾气却越来越大，时不时对叶函暴吼，动辄动手打人。看到叶函那么委屈，那位阿姨和夏青便劝说，责备尔康，可他丝毫没有改变。为此，叶函暗地里不知哭过多少次。她想过回家，让别人来护理他，可家里根本无闲人能过来；请人护理，她又放心不下，只能咬咬牙坚持下去。

又到了中秋节，这天，叶函买了些佳肴，想让尔康舒心地过个节。尔康刚吃了几口饭，又嚷了起来。叶函平静地坐在病床边，尔康一把揪住她的头发，用力摇晃着，大喊：“你告诉我，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吼着，还骂起了叶函。

骂人是最伤人的事。叶函再也不忍让了，她忍得太久了。她像被激怒的雄狮，咆哮着把尔康的碗、水杯摔碎在地，又把他的衣被扯下床扔在地上，大喊：“我走！我走！你留在这里，活也好，死也罢，我再也不来了！”说完，“咚、咚、咚”地大步走出病室。

尔康傻了！情急之下，他光着脚猛地从床上爬下来，一蹶一蹶地追出了门，高喊：“叶函！叶函！——”

尔康竟走出了康复室，周边的人惊异地围了过来。

走道不远处，叶函看到尔康能走出来，不知是喜是悲，一下子坐在地上痛哭起来。

□随 笔

藤之爱

徐满元

大概是因为在各种藤类植物遍布的故乡，土生土长了二十年的缘故，对藤类植物“日久生情”的我，一直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爱。

水稻是故乡人的主食，麦子仅在旱地种植些许，偶尔起到调节口味、丰富生活的作用。在那个稻米无法独自承担填饱肚子的重任的年代，红薯和南瓜（故乡称北瓜）像水稻的左右臂，帮助它完成了极其艰巨的使命。而红薯与南瓜也像两个约定好的兄弟，都靠着那藤的上下求索，最终结出硕果。只不过红薯在地下、南瓜在地面，但都竭尽全力地将心中坚强的信念化为果实的甘甜，义无反顾地替主人排忧解难——二者不但果实能当饭吃，那藤上的茎叶还能作为时鲜蔬菜，供村民享用。可以说，红薯和南瓜，仿佛不果腹的乡亲们，像浊流般淌过了一个又一个青黄不接的岁月之河。以至于我现在还喜欢将大小河流及其支流也看作一种在其流域内上下延展、四处蔓延的藤状植物，而各类船只，是否就是这藤上结出的虽不能食用，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换来钱财的果实？

有着如此特殊作用的红薯和南瓜之藤，早已伸展进了我的多篇诗文，此处不赘述。可我的童年、少年时光，还被许许多多多的藤缠绕着、包裹着、呵护着，以致于我怀疑自己也是藤上结出的一个瓜果，甘苦自知。

最能体现童真童趣的是一种我至今也叫不出名字的野藤，粗细与韧性均跟母亲纳鞋底用的麻线差不多。它喜欢生长在草丛中，见到松树或其他乔木便攀缘而上。我和小伙伴们用力将其拽断后，要么编织成帽子戴在头上，要么缠成腰带，好将木制手枪别在腰间，手枪末端还系着用红墨水染过的麻线。然后埋伏在草丛里，与另一伙扮演“鬼子兵”的同龄人“开战”。当时只恨胯下少了一匹快马，要不然就更威风凛凛了。

最能体现童年生活美好与浪漫的，是一种开在见墙、篱笆或栅栏就爬的长藤上的金银花。“金银花”之名来源于《本草纲目》，因为其花初开时为白色，经一两日则变成黄色，如银似金，故名。又因

其一蒂二花，状如雌雄相伴，又恰似鸳鸯对舞，故民间又称其为鸳鸯藤。它的身姿虽纤细如豆芽，却凭借数量众多，同心协力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馨香，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它与栀子花、荷花一起，成为我内心深处永不消散的故乡的味道。

还有丝瓜藤和葡萄藤，也像两颗拖着长尾巴的流星，十分耀眼地划过我童年、青少年的天空。

这就难怪，1986 年，20 岁的我到千里之外的苏州上大学时，每当我拿着学校发放的、只有苏州市民才能享有的免费券去游览苏州园林，一看到爬山虎、蔷薇木香等藤类植物，便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恍惚中又回到了那个供养了我二十年、名叫黄泥巴塘的小山村。尤其是在爱人老家连云港的山上看到蔓延数十米的葛藤时，我就像面对那本多次写到葛藤的《诗经》一样，感慨万千、赞叹有加。

作为一个诗文爱好者和写作者，我对有关藤的古今诗文挚爱有加，自上小学起就格外关注。“紫藤拂花树，黄鸟度青枝。思君一叹息，苦泪应声垂。”（南北朝·虞炎《玉阶怨》）“紫藤挂古木，花蔓宜阳春。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李白《紫藤树》）“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不是周时事，何人唤我来。”（白居易《陈家紫藤花下赠周判官》）“圆似流钱碧剪纱，墙头藤蔓自交加。天孙滴下相思泪，长向秋深结此花。”（宋·林逋《牵牛花》）……这些古诗句，我至今能脱口而出。特别是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总让我联想到刘三姐经典民歌中的唱词：“山中只有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油然而生。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每次讲授宗璞的《紫藤萝瀑布》时，我都格外用心，学生们也直言受益匪浅——既提高了语文素养，又获得了有益的的人生启迪。而我自己也写有多首《益》有关藤的诗文。

有时我甚至固执地认为，我自己走过的的人生轨迹，不也是一条韧性十足的藤吗？从穷乡僻壤延伸向红红酒绿的城市，其间经历的风霜雨雪、喜怒哀乐，如今都变成了人生财富，让我格外珍爱、倍加珍惜。